

责任编辑 纪光碧

封面设计 张雪

世界儿童 第十二辑 1984年12月25日出版

本刊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戈宝权 方敬 叶君健 石川一成
刘后一 任溶溶 何公超 吴朗西 陈冰夷
陈孟汀 谢文炳 群懿

编辑 四川外语学院《世界儿童》编辑部 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发行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印刷 重庆新华印刷厂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第96号

书号：R10247·235 定价：0.36元

第十二辑目录

中篇小说	埃米尔和三个	〔西德〕埃里希·凯斯特纳	79
	孪生兄弟	徐晓英译	
	普利尼先生之谜	〔美〕阿伦·沃恩·埃尔斯顿	1
		江荣春译	
	命令	〔苏〕雅·莫·塔依茨	22
		田雅青译	
	小机灵	〔日〕左田足日	34
		袁朝晖译	
	爷爷的眼镜	〔苏〕叶·彼尔米亚克	44
		谢祖钧译	
短篇小说	养家人	〔美〕莱斯利·哈瓦德	62
		王雯雯译	
	桌下的木箱	〔英〕安斯沃思	80
		艾湫译	
	醒来吧，农民卜龙	〔英〕安斯沃思	84
		艾湫译	
小小小说	漂亮的小东西	〔苏〕JI·查沃洛特契娃	67
		许海燕节译	
	五粒豆子	〔埃及〕亚格布·沙罗尼	17
		阿成译	
	擦皮鞋	〔美〕哈罗德·赫尔弗	
		张云皋译	

散 文	森林里的老寿星	〔苏〕Г·斯克列比茨基 黎 华 译	28
诗	这古老的桥	〔美〕希尔达·康克林 金 紫 译	27
童 话	小童话七则	〔苏〕谢尔盖·巴鲁兹金 陈 宇 迅 译	88
民间故事	乌鸦和狐狸	晨 林 译	93
外国小学生 习作选	加油吧，千寻！	〔日〕家 泉 千 寻 杨 洪 鉴 译	49
儿 童 环	非洲的音乐	〔美〕巴·比罕姆 杨 华 译	34
球 旅 行	百慕大岛上 的传统节日	〔美〕阿·比·哈罗德 曹 海 燕 译	39
你 知 道 吗	动物运动员	白 云 编 译	78
科 学 的 奇 迹	用牙签组成五角星 抖动的铅笔	华 伦 译	141
幽 默 与 笑 话	（五则）	江 长 榴 译	86
名 言 · 格 言	（四则）		79
动 脑 筋	1．奇妙的楼梯 2．绳子打结 3．形状与图案	华 伦 编 译	142

普利尼先生之谜

〔美〕 阿伦·沃恩·埃尔斯顿

江 荣 春 译

阿纳东勒·布兰奇特从加拿大北部他的村里出发，两天步行四十英里，来到森林深处的狼湖边上。他年方十四，却出挑得象父亲一样粗犷、倔强，是个山里通。阿纳东勒在这幽静的松树和桦木林里如鱼得水。现在，他正在寻找爸爸马克的下落。倘若马克走的是这条路，阿纳东勒定能找到他。

马克神秘地失踪已经三个星期了。加拿大皇家骑警正沿着冷河往东边一带去寻找他。马克说要去调查那个地区的猎物情况，好为明年冬天设陷阱作准备，临行前还说一星期后就回来。阿纳东勒捉摸爸爸可能改变了主意，向北去了。于是，这小鬼揸个包袱，手握步枪，独自往北方的狼湖走去。

他和父亲一样，身材瘦，骨架小，脚踏一双印第安人的鹿皮鞋，走路轻快、敏捷，没有响声。他一路上圆睁着敏锐的眼睛，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寻找父亲的足迹。如果是父亲的足迹，他就能马上辨认出来，因为夏天人们都穿鹿皮鞋，而平时爱穿鹿皮鞋的马克，这次旅行却换了一双挺好的齐膝深的牛皮猎靴。

第二天下午，阿纳东勒发现林中空地上座落着一栋小屋，四周松林环抱，远远望去，是一片柔和的翠色。小屋低

矮、简陋，墙壁是原木做的，虽然只有一个小窗，但烟囱里飘出的缕缕炊烟，却能给人以舒适而亲切的感觉。这对阿纳东勒很有吸引力，他便高兴地朝小屋走去。

门是敞开的，普利尼站在那里。这是个坐没坐相、站没站相、懒懒散散的矮人，肌肉松弛的胖脸上镶嵌着两只贪婪的小眼睛。从前他到村里来买生活用品时，阿纳东勒见过他一两次。这人在那一带以小气、吝啬闻名。“小气鬼普利尼，”人们都这样议论他。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哈特军官说过：“他吝啬得连妈妈出丧，都可以卖门票。”

阿纳东勒闻到了炉上煮开的茶香，但站在门口的普利尼却不请他进去喝茶。相反，他两眼鼓鼓地望着阿纳东勒说：“小鬼，你有什么事呀？”

“我叫阿纳东勒·布兰奇特，你见过我爸爸吗？”

普利尼捋着自己的胡须，笑了起来，但笑声特别刺耳。不一会儿，阿纳东勒发现普利尼脚上穿着他爸爸的猎靴。于是，小孩马上端起猎枪、拉开扳机，抵着普利尼肥胖的肚子中央。

“快说，”他追问着，由于气愤，声音都颤动着，“你从哪里搞到了我爸爸的靴子？”

普利尼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杆枪，向房里退了一步，小心翼翼地说道：“什么靴子？喂，小鬼，你别那样端枪。”

“你脚上穿的靴子是我爸爸的，你是不是把他藏到这儿了？”阿纳东勒双手端着枪，走进了小屋。里面只有普利尼一个人，陈设也很简陋：一个锡炉子、一把椅子、一张窄床。

“如果你指的是我穿在脚上的靴子，”普利尼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瞟瞟床后墙上的猎枪。“那是我花钱买的。我公平合理地买的。喂，小鬼，你给我走开。你带枪到这儿来闹

事，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你那步枪是从哪里弄到的？”阿纳东勒没退半步地问道。因为这时他还认出了靠在墙上的枪也是他爸爸的。这是一支文彻斯特出的自动枪。整个北部就这么一支。马克还以此为荣哩。

“那是我爸爸的枪！”阿纳东勒气愤地把枪进一步逼近普利尼肥胖肚子的中央，吼道：“你从哪儿搞来的，快说呀！”

“我连你爸爸的影儿都没见过，”普利尼矢口否认。“这枪我是从一个印第安人那儿买的；上星期他把那枪放在墙角边，从此就没人动了。他带着枪和靴来这儿拍卖，我出了个价买了这两件东西。”

“那印第安人又是从哪儿弄到这两样东西的呢？”阿纳东勒继续盘问。

“这他可没说。”

“他叫啥名字？”阿纳东勒极想知道。

“我怎么知道呢？压根儿就没问他嘛！”普利尼的强辩语气表明，他对自己编造的谎言是颇为满意的。自然，他还会这样编下去。他话音刚落，便向挂枪的墙壁谨慎地迈了一步。

“你给我站好！”小孩大喝一声，“让我想想你到底撒谎了没有？”

阿纳东勒回味着从前听说的有关吝啬鬼普利尼的轶事。“他不会杀人，甚至不会偷东西。但是个名副其实的小气鬼、骗子。普利尼连一个瞎子的锡铁皮杯子都要骗取。”这是哈特军官对他的看法。

所以，普利尼乘马克在篝火边熟睡之机，偷走靴子和步

枪，不太符合他的性格，但用一夸脱^①廉价烧酒来换取这两样东西，倒是完全可能的。

阿纳东勒注意到他爸爸的枪口上沾满了烂泥巴，它象是掉到湿地上去过一样。后来，他的视线又移到靴子上。那靴子过去用生牛皮带系着，现在左脚那只靴上却换上了便宜的棉绳。“你把那只靴上的生牛皮带做什么用了？”

“没做什么用啊！”普利尼说，“这靴子印第安人带来时就是这个样儿的。”

阿纳东勒猜想根本没有什么印第安人，都是普利尼瞎编出来的。“我知道爸爸绝不会卖那靴子和步枪的。”小孩坚定地说。

“我所知道的就是：”普利尼说，“我公平合理地买来的。除非你带来法院的判决书，否则，休想把它们拿走。”

这倒是真的，连阿纳东勒也这么认为。他得找证据进一步说明这枪是偷的。因为现在它公开摆在房里。若是偷的，他就不会这样摆。无论如何，他要找到马克·布兰奇特。这是最紧迫的任务。一个可怕的念头在阿纳东勒脑际掠过：父亲是不是被谋杀了？为什么那根生牛皮鞋带子不见了呢？想到这两个问题，小孩觉得十分可怕。

“要是有人伤害了我爸爸，”他叫道，“我就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

为了表示对普利尼的鄙视，小孩转过脸，背对着他，昂首阔步地走出了小屋。他一穿过旷地，就证实了普利尼没有杀害马克：如果普利尼杀了人，他能不打死可作证人的阿纳

^① 英美制容量单位，4夸脱等于1加仑。——译者。

东勒吗？当阿纳东勒转过背远去时，普利尼完全有这个机会嘛。

阿纳东勒顺利进入树林后，坐在一根原木上思索起这一切来。他想起了失去的鞋带和吝啬鬼普利尼的性格；妈妈曾有一句话，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行动。但普利尼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呢？他不是象父亲一样的设陷阱者。有人说他用不值钱的珠子和烧酒换取印第安人的好羊毛，以此为生。尽管他小气、奸诈，但从不犯法。如果普利尼发现马克·布兰奇特熟睡在森林里，一支价值九十美元的步枪靠树斜放着，一双价值二十美元的靴子摆在火旁烘烤……他会怎么样呢？他既然能够买下或骗取这双靴子，干吗又要换掉靴带子呢？

一根六英尺长的生牛皮带子刚好可以把一个人的手反绑起来，或者捆住他的脚踝部，使他不能跑动。一个小偷可能这样做，以防他人追捕。

“假设，”阿纳东勒想到这里，不寒而栗，“假设这是一起谋杀案，凶手必须藏起尸体，他可以用死者靴上的生牛皮带子把一个重物绑上尸体，然后将尸体和重物一起沉入眼前的湖底。”

向东再走一英里就是狼湖。阿纳东勒穿过参天大树林，向狼湖走去，中间越过一片狭窄的沼泽地和一个布满干松枝的地段。后来发现高大的桦木取代了松树。走出桦林，他终于来到了寒冷蔚蓝的湖畔。湖水很深，湖面宽一英里多。

一小时后，天色渐晚，小孩开始匆匆地在沙滩上寻找父亲的靴印。由于沙子压得很紧，阿纳东勒没发现任何踪迹，但当他回到桦木林后，没走多远，就看见了一堆篝火的灰

烬。

阿纳东勒可以断定，这是马克·布兰奇特的最后一堆篝火。他发现父亲的烟斗平放在离火很近的一棵树下。估计马克不会丢下旱烟斗就走的，万一是这样，他也会回头寻找。

小孩怀着悲怆的心情开始寻觅暴行的痕迹。他就地趴下，遍寻足迹。估计普利尼或印第安人会穿鹿皮鞋，然而，却没有任何皮鞋印子。俄顷，他真的发现了几个可能是他爸爸拾柴烧火留下的模糊靴印，离灰烬正好二十步。后来，他还拾到了一个出自他爸的文彻斯特枪的空子弹壳。

天色愈来愈暗，阿纳东勒燃起了一堆夜火。他解开行李包，铺开睡袋，烧了些开水，吃了一条巧克力。不一会，就钻进了睡袋，仰望着那满天的星斗。他想起了遗失的靴带子和冰冷而深邃的湖水。明天他能发现什么呢？想到这里，他在睡袋里翻来复去，不寒而栗。

他终于沉沉入睡，但大天光的清晨五点又醒了。他又在沙滩上开始寻觅爸爸的踪迹。找哇，找哇，找了很久。后来发现一只小筏子深隐在湖边的灌木丛中。那可能是印第安渔人的，或是普利尼的。

划子上并没有血迹，但阿纳东勒脑海里怎么也抹不掉一幅图画：马克睡在火旁，惊醒后把小偷吓一大跳。于是小偷用马克自己的枪打死了他，并把尸体沉到湖底。

小孩跳上划子，划到离岸五十码开外的水面上，那儿风平浪静，清澈见底。他能看见十五英尺深的底部。

阿纳东勒在湖面漂着、划着，战战兢兢地注视着湖底的动静。再往中间划一点，水变深了，不能见到底部了。他知道在这样深的湖底找尸体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便回到灌木丛

中，把划子丢在那儿。

不一会儿，他走到那堆灰烬旁边的桦树附近，蓦地听见一只松鼠在头部的枝桠上咒骂他。这使他想起了肉味。是的，离家以来，还没尝过肉味呢！他端起枪瞄准松鼠，但就在要扣扳机的一刹那间，他发现了同一树上的另一只松鼠残骸挂在一枝高高的树枝上，肉被鸟儿啄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头、骨和尾巴。阿纳东勒站在那儿沉思半晌之后，才走到掉有文彻斯特子弹壳的地方。从那儿打那只松鼠角度正好。这表明松鼠可能是他爸打死的。如果是这样，松鼠没有掉下来，马克只有爬树才能得到它。当时，阿纳东勒还发现那株树的断枝部位离地面有三十英尺，正在松鼠的骨骸下面。假设树枝因承受不起马克的体重而折断了，那他一定会从树上跌下来。

阿纳东勒又看了看那堆灰烬，这才意识到那根本不是一堆篝火，篝火是用干柴烧的，而这堆灰中没燃完的部分却是绿色的，它恰好说明火是绿枝绿叶烧的。显然，这是一个烟火信号。

阿纳东勒还细心察看了那株有断枝的树，发现离地面一英尺的树干上有两块乳白色的东西，每块有四寸宽，十英寸长，原来是马克把粗糙的树皮剥去后留下的印迹。如果他只想搞点树皮烧火，显然是不必这样小心翼翼地剥的。

阿纳东勒把得到的所有证据加以联想，终于悟到事情似乎是这样的：他爸爸打死了那松鼠，然后爬上树想得到它，不幸失脚掉了下来，跌伤了腿。大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束手无策，而马克·布兰奇特则不然，他燃起了一个求救的烟火信号。那烟火可能给一些印第安人或住在一英里之外的普利尼看见了。

当火焰燃烧着冲出树梢时，马克就拖着那条受伤的腿开始做力所能及的事。他先脱下伤脚上的靴子，接着剥下两块白桦树皮，刚好有膝盖到踝部那么长，再忍着巨大的疼痛，矫正错位的骨头，贴上树皮，树皮自然是圆筒形的，正好合上他的腿。然后用结实的生牛皮鞋带牢固地绑着。他身子斜靠着树干，也许还抽起烟来，等待那看到了烟火的人来救护。如果没有人来，他会怎么办呢？马克能忍受得了多久的痛苦和疲劳呢？阿纳东勒知道他父亲象钢铁那样结实。等到一定的时候，他会开始朝可能得到帮助的近地爬去。

朝小气鬼普利尼的小屋爬？对，绝对是这样的。虽然从这里看不到小屋，但马克·布兰奇特对森林中的位置摸得一清二楚。阿纳东勒也有这个本领。他朝小屋走了五十米，然后跪在地上寻找足迹。

不一会儿，他找到了脚印，这不是一个跪着爬的人的脚印，而是直着身子走路的人的脚印，当然，也只有右脚的靴印，左边是个直径一英寸宽的圆印子。准是他爸爸把步枪当拐杖使用了。马克身材矮小，只有五呎三吋，而文彻斯特枪是四呎长，恰好在他的臂下。

狭窄的沼泽地段泥土特别松软，足迹就够深，枪印就甭提了，当然会陷进泥地里。这就足以说明阿纳东勒在普利尼小屋里看到的枪口上为什么有泥巴了。

走过沼泽，脚印就消失在遍布落叶的硬地上了。但在望得见普利尼房子大门的空地边上，他又发现了一串足迹。准是马克·布兰奇特用枪作拐杖一瘸一拐走进大门时留下的。

因而可以断定：普利尼所说的有关印第安人的事全是一派谎言。根本不是印第安人，而是马克自己带着那条枪一跳

一拐地走进他的陋室的。

阿纳东勒手握步枪，威风凛凛地向小屋挺进。小屋静静地立在中午的烈日下，门是敞开的。普利尼躺在床上虽没脱衣和靴子，但是睡着了。阿纳东勒两三步就跳了上去，用枪紧紧地顶着普利尼肥胖的肚子。

“关于我爸爸的事，你骗了我。”他说。

普利尼睁开惺忪的睡眼说：“啊，又是你！”他企图坐起来，但阿纳东勒用枪逼着他：“不许动！”

“我爸拖着负伤的腿，用步枪作拐杖，来过这里。”他一边说，一边朝马克的枪点着头。

“瞎猜甭花钱，”普利尼说，并且想装笑脸，但阿纳东勒一拉枪机，普利尼的笑容就吓跑了。他战战兢兢地说：“我没见到你爸，即使他来了，我也不在家。”

阿纳东勒当然不会信他的话，他爸爸处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只好带着受伤的腿来小屋呆几天，好让伤口愈合。

“我在湖边看到了他的野营地。”阿纳东勒说，“他的脚印一直通到这里。”

“你怎么知道那是你爸爸的野营地，而不是一些印第安人的呢？”

“凭这个，”阿纳东勒边说边用左手伸进口袋掏出了马克的烟斗，“我就能肯定是他的脚印，它正好掉在……”

小孩的话突然停住了，他发现烟斗上有一个不曾见过的东西。它说明马克不是无意丢了烟斗，而是有意这么做——把烟斗摆在桦树旁。因为任何人只要发现野营地，就会捡起烟斗细细查看的。

阿纳东勒命令普利尼翻过身，把脸贴在床上，然后动手

把他反绑起来。绑完后，小孩后退一步，从烟斗里取出一片小纸条。头天晚上他发现烟斗时，天已暗下来，没看见纸条，现在，他对普利尼念起纸条来。

“‘我摔坏了腿，将到普利尼家休息几天，然后去黑熊查理家’。他在这儿待了多久？什么时候动身去查理家的？”阿纳东勒知道查理家就在离这儿二十英里的西南边。到那儿去是明智的，因为查理有匹马，可以很快从村里请来医生。

“也许他来过这里，”普利尼暗示着，“但没有找到我，就朝查理家去了。”

“靠一条腿走去？”阿纳东勒轻蔑地诘问。“这儿他连一个晚上都没呆吗？普利尼，你给我起来，我们一起到查理那儿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普利尼扭转头，看见了阿纳东勒的枪，枪机开着，枪口还是对着他的。他站了起来，嘴里喃喃地说：“法律是不允许绑架的。”

“哼，没弄明白你是否杀了我爸爸之前，休想离开我一步。”小孩忿忿地说。

十分钟后，他们来到了西南边上的森林中，普利尼被一条开着扳机的枪抵着背部，双手反绑着。他不能争辩了。阿纳东勒把行李包挂在他爸爸的那杆文彻斯特枪上。现在再看脚印已无必要了。因为从普利尼家到查理家的中途是黑熊河，只有一个地方，摔伤了腿的人可以过河，那就是查理渡口。查理平日将两边渡口各放一条小划子。

“离河还有十英里，再过三小时，我们就能走到。”小孩说。

“你这样搞，我非叫你坐牢不可！”普利尼恫吓道，但他

的声音有点战抖，显然，他在掩饰什么事。小孩想到，这可能就是想掩饰谋杀案，这时，他只觉得骨缝里都冷了。为什么谋杀呢？也许普利尼所需要的，除马克的靴子和枪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哩！

三小时后，他们沿着那条路线，走过一个不陡的斜坡，来到低洼的河边。阿纳东勒看见正前方升起了一缕轻烟。他用枪押着普利尼，逼他快点走，不一会儿，他们看见了河水和岸边一堆微弱的烟火。马克·布兰奇特仰卧在火堆旁边。他或者失去了知觉，或者是死了。

“爸爸！”阿纳东勒大声呼喊， “是我呀，爸爸！你怎么啦？”

他让普利尼俯卧在火边的泥地上，然后自己跪下去，抚摸着父亲的胸脯。马克仍在微弱地呼吸，左腿肿得很大，身旁放着一副从商店买来的拐杖。

“我并没做不法的事呀！”普利尼嘴里嘀嘀咕咕，语气是变了。这说明他承认见过马克。

阿纳东勒把普利尼的脚也捆了，免得他站起来；然后扶起爸爸的头，把一瓶水端到他的嘴边。“爸爸，我是阿纳东勒，你现在甭怕了，会好起来的！”

后来他弄明了马克走这么远而不再前进的原因。因为平素总是停泊在岸边的划子不见了。

小孩按摩着父亲的手腕，直到马克睁开双眼为止。看见阿纳东勒，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的皮肤在三星期没刮的胡子衬托下，显得更加苍白。脚上还穿着一双鹿皮鞋。他虚弱无力地说道：“阿纳东勒，你——好孩子！”

阿纳东勒烧好了茶，给他喂了一块巧克力糖。喝了几口

茶后，他好多了。少顷，他坐了起来，背对着树说：“阿纳东勒，我的腿火烧火辣地痛。恐怕非锯掉不可了。”

阿纳东勒根本不信这一点。“爸爸，我会把你送到查理那儿，他会骑马去请医生的。哦，对了，你在普利尼家呆多久了？”

“到骨头愈合为止。总共在他床上躺了十天。”马克好象第一次注意到了普利尼一样。“是你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爸爸，他是怎样对待你的？”

“我可没做犯法的事呀！”普利尼又嘀咕着。

马克冷笑了一下说：“阿纳东勒，他没说谎。他总不干违法的事。”

事情原来是这样：马克一瘸一拐地走进普利尼的陋室，到骨头愈合为止，总共呆了十天。普利尼发现他口袋里有三十元^①钱，就要他每天付三元房租和伙食费。

“那是个公平的价钱。”普利尼不满地说，“要是住医院，比这还要贵得多呢！”

“当我要动身走的时候，”马克叙述着，“我那条伤腿还是不能穿靴子。于是，我便向普利尼讨双鹿皮鞋；可他却要用一双鹿皮鞋换我的靴子。”

在阿纳东勒的嘲笑下，普利尼虽满脸羞色，但还是小声说：“他如愿以偿了，这还有什么可说呢？”

“你竟利用了一个跛子的困境，不是吗？”阿纳东勒尖刻地诘问他。

马克继续说：“当时我想去查理家，但走二十英里路对一

^①美元。——译者。

个腿受重伤的人来说该有多难啊！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路程。我突然看见墙角边有根拐杖，这拐杖普利尼曾用过，那是他掉进捕狼陷阱扭伤脚时的事。我求他借给我用一下，阿纳东勒，你猜他怎么着？他要用那玩艺儿换我那条美丽的文彻斯特枪！”

“他不就是拿枪当一根拐杖用吗？”普利尼嘀咕着，“我不过是用两只拐杖换他一只‘拐杖’。要是他不乐意，满可以不换，对不对？”

“你看看，阿纳东勒，”马克叫道，“这就是他的逻辑。要知道，他所干的一切都是非常合法的。至于他的罪行，我们只能对骑警队说：他犯了不够大方的罪。”

这番委婉的讽刺话使阿纳东勒大为惊讶，他很想端起枪‘嘣’死普利尼，但到底还是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枪交给了父亲，并说：“爸爸，你留心他，我从对岸把划子划过来。”

小孩脱下了衣服，潜到了水里，熟练地朝对岸的划子游去。他要用划子把爸爸送过河，让他在对岸好好休息，然后自己再跑十多英里，把查理的马借来。

马克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端着枪，对准普利尼。

“我不会告诉他说你想杀我。”他低声说，“他年轻、易冲动。如他杀了你普利尼先生，他妈会不高兴的。”

“但我并没想杀你呀！”普利尼争辩着。

“河水涨了两英尺，”马克继续说，“所以阿纳东勒看不见靴印子。正当我拄着你那只高级拐杖慢慢朝这儿走来时，你已经绕道先到了这里，我虽没找到小划子，但我在河边看见你解开的划子漂走了，此外，我还在岸边的泥泞中认出了自己的靴印子。普利尼先生，你为什么想把我困死在这儿呢？”

普利尼害怕了，只觉得喉咙给什么东西塞紧了，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不是由于那天屋里太热，你的羊毛衫穿不住了，才把它脱了。我本睡着了，但是腿上的伤疤把我痛醒了。我就看见了别人在你胸前所刺的肉皮船。你是不是怕我到家后，去报告骑警队，说你可能根本不是印第安人，而是藏在林中的水手——江洋大盗？所以你不想让我安全回去。普利尼先生，也许在某个遥远的地方，警察正在通缉你吧？”

普利尼还是一声不吭。马克看见阿纳东勒正划着划子迅速向他靠拢。

小孩跳下划子，赶快穿上衣服，背起背包，扶着父亲站了起来，并把拐杖递给了他，帮着他一瘸一拐地上了划子。

“爸爸，怎么处置他？”小孩的头朝普利尼指了一下。

“放了他，阿纳东勒，让他回家去。枪是他的，他和马克·布兰奇特做的是合法的买卖。我马克是个说话算数的正直人。”

阿纳东勒解开了他的双手，极不乐意地把文彻斯特枪从钩上取下来交给他。普利尼板着脸，接过枪，站了起来。

小孩解开划子，用桨划着离开了岸边。他背对着普利尼，向对岸划去。划到五十码的地方，他听到一个声音，便赶忙回头去看：原来是普利尼正把一颗子弹上到文彻斯特枪膛里。普利尼正聚精会神地瞄着阿纳东勒的头部。

“喂！”小孩忍不住大吼道，“注意，别用那杆枪！”

普利尼仍在瞄准他，阿纳东勒则继续喊道：“你这个蠢货，别开枪！它塞满了泥巴啦！”

普利尼之所以拒不相信小孩，或者是对枪一窍不通，或